

## 西南聯區的誕生

受訪者：李一凡牧師（下稱「李」），孔繁漢牧師（下稱「孔」）

訪問者：黃慧賢（下稱「訪」）

訪問日期：2013年10月10日

訪問地點：聖約翰座堂

---

李：最初開始嘅時候呢，其實係三間禮拜堂 - 兩個牧區一個傳道區。其實係各有各自己嘅歷史同埋各有各嘅事工嘅。佢哋嘅歷史發展同埋事工其實都同佢哋自己本身個社區的關係同埋佢哋發展的歷史背景有直接關係，所以亦都建立咗三間唔同文化嘅禮拜堂。

三間禮拜堂點解會走埋一齊呢，首先第一樣嘢呢，提摩太堂其實同士提反堂呢，有少少關係嘅。因為最初提摩太堂的建立呢，就係士提反堂同埋保羅堂。咁所以提摩太堂同士提反堂呢，有好多合作嘅。士提反堂一向都係支援緊提摩太堂。咁路加堂就比較少嘅，因為路加堂自己都本身係一間細少嘅禮拜堂。士提反堂係一間好成熟嘅禮拜堂，所以基本上佢嘅資源，無論佢嘅人力各樣嘢都比較豐盛。無論士提反堂又好，提摩太堂又好，或者係路加堂呢，其實三間係好完整嘅禮拜堂。雖然叫傳道區，但係所做嘅嘢呢，同一間牧區做嘅嘢分別唔係好大，因為一樣有洗禮班，堅振禮班，一樣每個禮拜有週刊，每個禮拜有崇拜，每個禮拜一樣要有司琴，一樣要有人講道，主日學呀，團契呀全部都係好完整嘅。

一方面士提反堂嘅資源比較豐富，另外兩間堂比較弱，咁若然要發展成個區嘅時候呢，其實係需要重新再諗過個無論資源或者人手嘅分配，同埋進入到廿一世紀呢，係講緊專業。即我唔可以話教牧工作專唔專業啦，但起碼嚟講，你喺你恩賜上面發揮呢，總比你唔喺恩賜上面，做番同一樣嘢嘅時候呢係會更加好嘅。咁所以喺個陣時亦都咁啱得咁橋呢，我哋幾個有唔同嘅恩賜，阿孔牧師呢就係一個年青有為嘅工作啦；阿王健華牧師呢就係家庭呀、牧養呀個方面佢係專長嘅。而我呢就係喺禮儀方面同埋職青方面就比較容易啲去做得更加好。咁管浩鳴就喺個行政上面呀，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個行政嘅人才嚟。

於是乎我哋就咁諗喇：「既然係咁，點解我哋唔成為一個 team？係喺將所有三間堂嘅工作大家 combine 埋嘅時候，由一個 team 去做囉依幾間堂不同嘅工作。」咁因為士提反堂嘅資源比較豐富啲呢，故此呢佢亦都可以調動佢嘅資源嚟到去輔助兩間細嘅禮拜

堂，等佢有好嘅發展。咁所以喺依個 idea 底下呢，大家一拍即合，咁我哋就開始去思考聯區嘅問題。

孔：頭先我專登都上網 search 一個叫南港島線呢，就係西港島線呢，其實係嗰時我哋睇一個發展都同個社區嘅建設有關。其實依家嘅路加堂面對住同提摩太[相似]呢，嗰個區本身嗰個人口嘅移動呀…嗰個居民…嗰個嘅社區狀態。就係話可能喺零四、零五、零六嗰陣呢，就正正係依兩條地鐵線喺度傾嚟傾去，所以我哋就諗緊無論起邊條線都好，我哋起碼偏向西南依三間嘅禮拜堂應該合作。依家就，我哋西南聯區叫做一個啦，咁就中間：中區加灣仔、銅鑼灣，咁就叫一個東區，粗略就咁樣分。咁當時所以呢就有保羅堂。咁後來，當我哋慢慢去建設嘅時候，主教或者以前會吏長就好似媒人咁樣就將我哋撮合理一齊。

訪：八九年嘅時候，西區分區？

孔：係啦，但係嗰個西區聯議會就係包保羅堂，馬太堂。但係我做教友嘅時候呢，其實曾國偉會吏長就成日都同我哋提摩太教友，即係堂委，就話：「其實呢三間堂我哋係可以更加多合作。」咁所以當時我哋就有個聖士提反堂嘅換物會，依家你就會留意到就變咗西南聯區換物嘉年華喇。咁我就記得當年嘅主任牧師，即係陳謳明牧師嗰個年代，路加堂都有自己嘅賣物會嘅，然後提摩太雖然細細咁，但係又俾一個攤位你又去玩下啦，呢兩個經驗係對提摩太融入去一個嘅西南嘅聯合事工，或者叫聯區啦，就作一個小小嘅基礎啦。

訪：我想問少少關於堂代表制，係幾耐嘍，係好早期嘅階段？

孔：好早，九二同九三年嘅時候。

訪：即係提摩太堂自己未有自己嘅牧區議會呀？或者未有…

孔：未有議會之前有個叫預工小組，就係包括咗四間禮拜堂嘅代表嘅。葉牧師就係當時聖馬太堂嘅代表。另外路加堂都有代表嘍，就係鄧華錦牧師。

李：我 2006 年嘅十月呢我就離開嚟啦，應該九月呀，徐牧師就嚟接任路加堂，我就去咗英國讀書。所以嗰陣時就呢，就交咗俾徐牧，之後就由徐牧同阿王健華牧師佢哋去聯區嚟喇。咁跟住落去就零六年之後呢，我無記錯應該係九月幾先至成立，所以八月幾你仲見到我喺度開會，九月已經唔見咗我嚟啦，咁所以成個西南聯區嘅歷史入面呢，就唔見咗我係度嘅。咁就係因為基本上呢，佢正式成立呢，應該係零六年嘅九月，阿大主教嚟做嗰次崇拜，嗰次崇拜我都喺度。嗰次崇拜亦都係一個歡迎同歡送，就歡迎

徐旭帆牧師同歡送我嘅。咁嗰次就正式西南區，即係嗰個醞釀期同籌備期呢，就籌備到我走呢，就正式成立喇。

**訪：**咁我想問少少呢，因為我喺《教聲》度睇過其實嗰陣時就係八九年啦，咁但係去到 2005 年嘅醞釀期，即係你覺得其實兩個 system 有冇分別或者關係？

**李：**完全冇關係，而且分別唔係好大。因為其實呢，依個 deanery 呢，我當時同王健華佢哋夾嘅時候呢，同全世界嘅 deanery 都唔同嘅。譬如八九年嗰個 deanery、嗰個 system 呢，其實係跟外國去學嘅啫，就係大家坐埋一齊傾下點樣做啲咩野，但係大家仍然保留一種嘅完全獨立性。

**訪：**即係各區自主呀、自己搞掂呀啲啲？

**李：**只不過係話，譬如搞個 service 大家一齊玩啦，咁今次個 service 你做主禮、佢做襄禮、佢做詩班，咁就大家各自 take up 一啲 posts。但係今次最主要就係將大家融埋一齊，無論牧者佢自己嘅身份會覺得呢個係一個西南區，嗰啲呢就係話係我哋聯區活動，個 concept 係好唔同嘅。咁同埋嗰個聯區活動呢，係拍完即散嘅，即係完咗之後大家返番自己個堂。但係依個呢，就係話當我哋一齊去上洗禮班、堅振禮班，將來大家見到面，大家覺得有個 identity，就係西南區嘅 identity。但係嗰個呢就係話，你洗禮班係跟返你自己，你啲啲係跟返你自己，你係建立緊佢係做返你間堂嘅 identity，就唔係呢個區嘅 identity。

**訪：**咁我想問下西南聯區，喺當時或者去到今日嚟講，喺聖公會嘅架構裡面係咪有佢一定嘅創新性呢？

**李：**有，其實我 master 嗰個…讀書之後，我寫過 master 嘅 thesis 都有將呢個西南聯區嘅 idea 擺咗落去。所以其實可以講係一種創新，因為西南聯區嘅牧師呢，除咗係 take up 你自己嗰個 parish 之外…因為我哋係 parish basis，所以…依樣嘢，如果你真係要去寫呢一 part 嘅話，你要研究返聖公會嗰個 system 先得。因為你唔明個 system，你會覺得大家都一齊之嘛，咁有咩分別啫？但係其實成個 system 裡面係好唔同嘅，喺個 system 裡面呢，你個 parish 呢，就係話，譬如你聖士提反嘅 parish，你嘅 area 呢，就係由邊條街去到邊條街。喺依個 parish 裡面呢，呢個禮拜堂就要負責晒依個區所有人嘅牧養，咁呢個就係個 parish system。於是乎呢，提摩太佢係南區，所以嗰啲嘢呢係唔關我事嘅。但係如果聯區嘅話呢，就係強幹，然後依啲係分支、依啲係原本嚟嘅。

所以個 idea 其實裡面係唔同嘅，因為就算依家外界 deanery 類似係咁樣樣，都唔係話阿孔牧師係做青少年工作嘅話，就做埋嗰間嘅青年工作。嗰間嘅青年工作由番嗰間去做，只不過我哋搞個青年大會，你哋啲青年過嚟，我哋搞一次嘅 occasion，人力資源大家可以共用啦，依個就係一般聖公會嘅 system。但依家個 system，其實話你係西南區嘅青年，所以你會關心呀佢，阿邊個佢哋屋企有事嘅，大家嗰個連繫性係強好多。但經歷咗咁多年嘅演變啦，依個係醞釀期嗰陣時我哋最初嗰個理想係咁。但係自從成立之後，我就已經抽離咗西南聯區，我唔知幾年，喺零七、零八、零九幾年呀？七、八年呀？七、八年嘅發展我唔知西南聯區。因為早第一批嘅牧師呢，換淨你嚟啫(指孔牧師)。

孔：係呀。

李：淨係得你仲仍然喺度，仲係咪做到我哋原先嗰個理想呢，啦依樣就只有你有資格去講。

孔：其實我哋提摩太教友呢，係 geographically 係 isolated 咗嘅。所以呢，比如有時士提反啲嘅大聚會呢：「哎呀，你多啲嚟啦」咁樣，佢哋都好似鞭長莫及呀！或者覺得都唔知邊區嘅咁樣。咁但係呢，喺心理上呢，其實我哋係聯議嘅。

相信喺依個演變嘅過程裡面呢，譬如有啲啲喺暑假裡面嘅青年領袖營先呀。其實我哋嗰班，啲啲出嚟做嘢嘅青年嘅…叫領袖啦…導師呢，就唔會話：「吓！撞咗我哋嘅團契嘅。咁就唔去囉。」佢哋…依個種子呢，甚至乎依家有啲已經做咗堂委啦。佢唔會話：「吓！呢啲係路加嘅嘢唔關我事。」所以有啲前人所種落嘅種子呢，依家就開始就收成啦。

咁至於話依七年裡面，能唔能夠做到咁融合呢，我相信仲有啲時間，因為始終我哋講緊嗰區裡面其實唔係淨係做緊禮拜堂，而係我哋會去關心到個學校、社福咁樣。咁所以好似提摩太咁樣呢，係比較難，同時即出現咗：「哎呀，我又要自己禮拜堂嘅嘢，又要有學校呀、社福嘅嘢，仲要有聯區嘅嘢…」仲未講到教區同教省。其實我哋依家係要去教育，或者係去讓到我哋嘅教友明白到依個聯區嘅重要嘅地方。我成日都講係一個教會，就唔係一間教堂。我哋係好希望係將依三間禮拜堂新嘅教友呢，係有一個新嘅教會觀嘅。咁我相信依個係第一啦，第二係亦都有一個長者嘅探訪計劃，叫心靈天使，因為係路加或者提摩太就有一個所謂外聯事工部啦，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從一個傳福音嘅角度同埋去關心長者嘅角度呢，人數多少就其次，而係佢哋呢好願意去投入。

李：你要知道佢哋心靈天使喺邊度走出去先得嚟，路加囉。唔係淨係話聖士提反堂嘅資源，其實係唔同嘅禮拜堂經驗裡面呢，亦都豐富咗成個西南區裡面，弟兄姊妹佢哋

對個個信仰…即係委身呀，同埋認識。所以頭先講到心靈天使呢，就可以講到話係西南區將佢嘅心靈天使發大咗嚟做。因為其實路加堂嗰時嘅心靈天使呢，就係我最初 start 嗰時專門做牧靈嘅，做嗰啲臨終、癌症病人嗰啲嘅工作。之後我走咗之後呢，西南區就 modify 咗佢，成為西南區一個好重要嘅拍檔事工。咁其實係一個好成功嘅轉化，咁變咗嗰間堂係力求付出，就唔會覺得我成日都要靠你接濟。其實每間堂佢哋自己嘅嘢亦都豐富，咁所以我覺得依個就係西南區嗰個豐富嘅地方。

同埋仲有一樣嘢呢就係，其實係難嘅，頭先阿孔牧話齋，因為每間堂係建立咗自己嘅 identity，我係提摩太堂嘅想法。但係另一方面係一個新嘅教會觀嘅灌輸，所以喺我洗禮班…咁當然係嗰八年時間呢，其實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嘅，起碼都開心見到依個西南聯區嗰個發展。不過每間堂去建立自己嘅文化其實係有困難，譬如好似提摩太，士提反堂呢，都叫做有啲資源啦，咁啲窮啲嘅禮拜堂拍埋一齊，唔多唔少都會覺得有啲格格不入嘅。要融入去其實係難嘅，咁依樣呢就係呢幾年西南聯區一路做，解咗好多概念嘅，係好難得，嗰時我哋醞釀已經睇到依一個嘅難題嘅。又要建立自己嘅身份之餘，又要建立依個西南聯區嘅身份，又要建立教區嘅身份，一個搞晒。

**訪：**咁問返孔牧師，因為你見證咗咁多年，你覺得最初嘅理想，或者遠象呢，同去到今日個實踐呢，你會點評價呢？

**孔：**即係始終有啲教友會覺得做多咗嘢，但係呢個遠象係不斷去感動更多嘅弟兄姊妹。例如基督少年軍嘅中隊，聖保羅書院小學嘅新校就去到華富村，咁當我哋去到諗嘅時候，唔會話：「呢個就係聖保羅書院嘅嘢喇。」即係呢個唔係純粹係一間學校搬學校，即係我哋好快就會同嗰邊嘅宗教科老師同埋校長去開會，係西南聯區嘅牧師同我哋去一齊開會。去 explore 將來我哋點樣去 assembly 裡面講道呀。咁同埋團契，我同何錦添牧師都有落過去，咁同埋我哋經歷緊嗰種思考方法，就係話：「呀，咁去咗華富村校舍，咁即係咪屬於提摩太嘅呢？」但係佢哋唔係咁諗㗎嘍，因為我哋係聖公會㗎嘛，呢間小學百分之九十都係小學畢業之後係去聖保羅書院嘅，咁冇理由宜家話，讀完呢六年呢，就要佢返提摩太，咁跟住呢就係讀完之後，下個六年啦，你哋士提反做啦。唔係！我哋從一開始新嘅 vision 大家一齊去協助，同埋牧者、幹事同工呢都有一個嘅心理準備，我諗大家呢兩、三個月就會睇得更清楚。

**李：**如果你想了解多啲西南聯區嗰個醞釀期嘅一啲理念呢，我篇 thesis 入面嗰度都有做咗一個 research 嘅，咁就係明華神學院圖書館應該有我份 thesis 嘅。研究整個香港聖公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嘅嗰個牧養嘅事工，同埋佢哋面對嘅掙扎、困難等等，咁後尾就係擺西南聯區依一個嘅 idea 擺落去，咁當年嚟講嗰啲 thesis 都係唔會有 ending 㗎嘍，都係 open ending 最後尾等人再繼續研究落去呀咁啲嘍。

**訪：**李牧師再問你一個 deep 啲嘅問題。咁因為其實你頭先講過你有依一方面嘅研究啦。其實你點樣睇將來？我都有訪問過大主教，不過就佢答咗兩句，就係話：「呀，出西南聯區做榜樣。」咁你點睇？譬如話將來聖公會值唔值得行依啲嘅聯區制度呀？

**李：**你要行依個聯區有好多困難，第一係咪有咁多牧師能夠真係專業喺番個範數上面，比如崇拜禮儀、你係青年工作、你係宣教。咁再退上一步，我哋嘅牧師群當中我哋嘅恩賜係喺邊度啦，我哋有無依個咁嘅 database。第二，如果我哋有依個 database，發覺：「哦，原本我哋宣教嘅人嘅恩賜少啲，咁我哋要再培訓我哋牧師嘅時候，咁係咪係你應該要喺依方面加重？同埋去呼召啲鍾意去宣教嘅人去加入依個牧職嘅團隊？咁所以依個係牽涉好大嘅，所以我份論文寫完之後呢，好多人都話：「你好大獲嘍啲。」嗰個其實應該係主教諗嘅嘢嚟，即唔應該係我哋啲做牧師多咁啦。

不過如果你依個 system 你睇係你覺得好嘅話呢，你背後嘅 back up 一定要足夠，如果唔係，譬如你調走嗰一個崇拜禮儀強嘅人材，跟住淨落嗰啲其實都唔知做乜嘢嘅，每次調動嘅時候就要考慮埋我調咗依一個人出去嘅時候，我要補番一個乜嘢嘅人落去，以至到依個西南聯區嗰個 function 能夠好完整咁樣繼續去發展。你一定要有唔同嘅專材喺同一個 team 裡面，同埋依個唔同嘅專材喺同一個 team 裡面亦能夠豐富度彼此。所以我覺得依個只係初階嘅啫，跟住落嚟嘅研究，比如人力資源呀，我哋牧師係咪需要諗咩 manpower planning 呢，咁諗嘅時候你就要諗，喺我哋去尋找適當嘅牧職人士嘅時候，或者喺我哋培訓我哋嘅神學院要點樣嘅時候，依個其實係好高層次。

(訪問完)